

范濂溪



游侠

三打保定府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设计：王向群

游侠三打保定府

Youxiasanda Baodlngfu

范 漩 溪

北京文海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滨街10号)

新华书店印刷 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2 4/16·字数332,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

ISBN 7-5317-0373-4/I·374 定价6.40元

内 容 提 要

清朝同治年间，西路捻军大首领张宗禹，绿林人称“活阎王”，他率领各路英雄豪杰为死难的东路捻军弟兄报仇雪恨，决心向御封太子少保黄鸿章“巴图鲁”黄马褂的李鸿章讨还血债。

李鸿章重金邀聘江南四儒为五品护卫，又有三大恩僧和三大卫和尚带凶，誓与张宗禹在保定府决一雌雄。

李鸿章诡计多端，企图挟制直隶总督官文抵制捻军。官文心怀叵测，设下美人计，使李鸿章落入圈套。

李鸿章终日沉湎女色，遭到贬谪。战局突变，于是引出了避劫故侯骑入燕塞、惊疑影双侠守荒林、扬麾鏖血洗玄都观、决雌雄出师雾灵山、施妙计大帅访督将、惊密旨总督惊美人、活阎王三打保定府、美歌妓殉情内书房等一系列惊险故事来。

本书既保持了传统评书之优长，又兼有通俗小说之特色，可读性强。



目 录

第 一 回	避劲敌铁骑入燕塞 惊疑影双侠守荒林	(1)
第 二 回	神刀手追踪探虎穴 雾灵道含恨走江湖	(16)
第 三 回	刀光剑影再斗雾灵道 虎穴龙潭二觅常千金	(33)
第 四 回	投客栈婢女倚侠士 出塞关铁骑寻道人	(49)
第 五 回	脱魔掌两女遭风险 惩恶道双侠战二僧	(62)
第 六 回	活阎王屯兵雾灵山 桃花女访疑白云寺	(75)
第 七 回	箭伤凶僧侠侣奋力 义救弱女群雄相逢	(91)
第 八 回	雪仇恨恶道献毒计 邀奇功州官送奏礼	(109)
第 九 回	捣魔窟血洗玄都观 决雌雄出师雾灵山	(125)
第 十 回	活阎王打保定府 程老坎大破深州城	(145)

第十一回	李大帅督师援保府 三侠士冒死设疑兵	(168)
第十二回	捻军狙敌荒林浴血 刺客突来古刹惊魂	(184)
第十三回	闹行辕双侠伤护卫 驻县城大帅恼总督	(199)
第十四回	施妙计大帅访王府 惊密旨总督献美人	(216)
第十五回	献歌艺歌妓迷大帅 投荒村首领逢敌人	(232)
第十六回	捻军突围谷口喋血 僧婢护主沙场捐躯	(250)
第十七回	踏征途侠侣重相聚 驻荒沟群雄再陈兵	(266)
第十八回	侠侣乔装骗门将 四雄定计惩凶手	(281)
第十九回	喋血县衙侠女酬夙愿 智取范城首领设伏兵	(300)
第二十回	活阎王二打保定府 美歌妓邀宠清苑城	(320)
第二十一回	城外鏖兵五营团聚 沟口追敌侠女惊心	(342)
第二十二回	道院幽会双凶结对 荒沟遭袭众女捐躯	(358)
第二十三回	追道姑侠女遭毒手	

	请恩师弟兄遇仇人 (377)
第二十四回	论古今老侠释二怪	
	敷灵药侠女得复生 (395)
第二十五回	歌妓乔装会大帅	
	恶道告密入行辕 (414)
第二十六回	追疑影齐歼雾灵道	
	探清苑二刺李鸿章 (434)
第二十七回	活阎王三打保定府	
	美歌妓殉情内书房 (453)

第一回 避劲敌铁骑入燕塞 惊疑影双侠守荒林

《西江月》

中原烽烟滚滚，
铁骑来去无踪，
旋转乾坤留美名，
神州任凭驰骋。

为民赴汤蹈火，
一心推翻大清，
侠肝义胆惩顽凶，
方显英雄本性。

一首《西江月》叙罢，引出来一个铁马游侠传的故事。话说清朝同治皇帝载淳在位五年，就在河南、陕西交界的熊耳山中，有一支马队驻在这里。

仔细看，这些壮汉都是二十朝上、四十朝下的年纪。各个肩宽体健，精神饱满。他们一色青布缠头，辫发盘在脑后。青色紧身衣靠，鱼鳞裹腿。每人肩后还斜插着钢刀利剑。往脸上瞧，他们面色黑紫，隐隐露出剽悍之气。全是一些

久战疆场、饱受风霜的绿林豪杰。

奇怪的是，每匹毛光油亮的骏马后面还用缰绳牵着两匹光脊梁的空马。

此刻正是残冬，山上十分寒冷。这些壮汉有的正在紧张构筑工势，准备下灰瓶炮子，滚木礌石。人人精神紧张，如临大敌。

离山口不远，只见牛皮帐棚一座连着一座。帐棚外插着红兰白黑黄各色牙边绣旗，绣旗扑啦啦迎风招展。各个山头巡逻瞭哨的壮汉，全神贯注朝山下瞭望，气氛异常紧张。

此时此刻，正中间的大帐篷里面，西路捻军将帅们，正在紧急议事。

西路捻军大首领活阎王张宗禹端坐帅位，他目光炯炯朝左右一扫，只见各营头领黑白丑俊，高矮胖瘦，三山五岳英雄，四海八方豪杰黑压压坐了半屋。他们与清朝官兵交锋，又连日行军，跋山涉水，显得劳乏，可是此刻众将官却是精神抖擞，斗志旺盛。

活阎王张宗禹看罢多时，心里一阵高兴。他习惯地捋了捋络腮胡须，声似铜钟地说道：

“诸位，自从我与赖大首领在河南分手，率弟兄来到这陕西，行程数千里，吃尽了苦头。实指望与陕、甘回族弟兄携手抗清，申我捻军大汉盟主的遗愿，推翻大清，救父老子水火。不料，皇帝小儿竟然调来左宗棠。这老儿果然厉害。他先掐断了咱们和回族义军的联系，然后步步进逼。如今，咱们只好躲在这里，看来此番联回抗清之举，又成画饼喽。”

他说罢轻声慨叹，无限惋惜。

这时，金土火三营头领，程氏三雄霍然站起，齐声嚷道：

“大首领，照此说来，咱们就得像夹尾巴狗似的东藏西躲喽？俺们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抛头露脸的汉子，宁可战死沙场，绝不当孬种。即使和狗官兵孤军作战，也杀它个人仰马翻。”三人说罢，杀气腾腾，眼喷怒火，恨不得立时把官兵撕成粉碎才消心头之恨。

这时，坐在他们身旁的张宗先插言说道：

“三位叔父息怒，我大哥刚才说的句句实情。现而今大队官兵驻扎陕西，几次交锋，捻军伤亡惨重，眼下只剩下咱这三千弟兄。老儿左宗棠诡计多端，当年数十万太平军，不也全被他们收拾了吗？怎能生拼硬打？”

程二老坎一听言之有理，遂问道：

“张头领，依你之见呢？”

“这……”张宗先一时难以答对，因为他也无退敌之策，只得用目光看着胞兄张宗禹。

张宗禹看了他们一眼，微笑不语。

这时候，众头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人主张把队伍拉进甘肃沙漠之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然后杀回中原；有的人主张趁官兵不备，顺小路溜出山谷去袭击州府，以牵制陕西官兵。议事帐内，各抒己见，十分活跃。

张宗禹雄才大略，素日广纳群言。每逢战略大计，他先让手下诸将尽情议论一番，然后择优定策。今日，他见众人在捻军屡遭挫败的情况下，对胜利依然充满信心，不由心里感到无限宽慰，便决定把酝酿许久的计策，和盘托出。他轻

嗽一声，不慌不忙高声说道：

“我现有一计，可以败中取胜，转危为安，再展宏图。”

众将闻言，心情一振。巡营头领张五亥、邱德才听了此言，更是心花怒放，连忙催道：

“大哥既有锦囊妙计，何不快快讲出？”

众头领也都催张宗禹赶快亮出退敌之策。

张宗禹微微一笑，说道：

“此计在咱迁营之前我已然和孔旺商议过了。”说着，他含笑看了看坐在身旁的孔旺。

提起这位孔旺，他乃是张宗禹的左膀右臂，此人胸藏锦绣，袖吞乾坤，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皆因他生得面白如玉，人送绰号“玉面书生”。自从他和妻子贺三姑投奔捻军以来，屡立战功，倍受众弟兄爱戴，张宗禹对他更是言听计从，名为头领，实则是军师。故而张宗禹一提起和孔旺商议过，众将更是放心。

张宗禹说道：

“近一个月，咱们和官兵连连交锋，我和孔旺已看清，左宗棠仍然使用过去的拉网合围战术。官兵凭着人多势众，妄想把咱们一步步逼进网内，再拉网捉鱼。咱们眼下左躲右闪，正如釜底游鱼。照此，不消多久，便会落入敌人网内。就是眼下这落脚之处，决不可久留。”

话音未落，女营头领贺三姑娇声问道：

“大首领果然料敌如神，那你就快说说咱们该当如何行动？”

这贺三姑生得粉面如花，她惯使一口宝剑，武艺超群，

人送绰号桃花女。她虽系女流，却性烈如火，抱打不平。自和丈夫参加捻军以来，勇猛杀敌屡立战功，被张宗禹委以女营头领。今见张宗禹讲述破敌之策，她急不可耐，故而插嘴询问。

张宗禹哈哈一笑：

“贺头领问得好。既是敌人张网捉鱼，咱们就给它来个网漏鱼逃，让左宗棠狗咬尿泡空欢喜。”

程二老坎和两个弟弟自幼飘落江湖，以打家劫舍为生，不识文墨。他越听越糊涂，忍不住粗声大吼：

“大首领，眼下火燎眉毛，你就开门见山，快把底儿抖落出来吧，别鱼啦网啦的，俺可听不懂。”

众人听了一阵哄笑。

张宗禹一挥手止住笑声，正色说道：

“从全局看，而今咱们只有一条活路，死里求生。那就是避开官兵追剿，绕出封锁圈，化整为零，神不知鬼不觉顺小路离开陕西，打回直隶，遁入燕塞，方为上策。据我所知，那一带，人烟稀少，山高林密，容易隐藏，可在那里的雾灵山养精蓄锐。单等时机一到，咱们就冲出山去，在京畿附近闹它个人仰马翻。这既可遥相策应陕甘的回族义军；更可给谎报战功的左宗棠加上欺君之罪。这叫做一举两得，三全齐美，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众头领听了张宗禹这番周密安排，仔细一想，果然是上策，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异口同声，连称：

“妙计、妙计。”

正当将帅们高兴之际，忽见一名哨兵慌慌张张闯进帐

内。他单膝点地，抱拳过顶，冲张宗禹说道：

“大首领，大事不好！”

张宗禹见状，心里咯噔一下子，目光闪闪，沉着问道：

“不必惊慌，慢慢讲来。”

那哨兵喘了喘气，说道：

“刚才接到山外传来的快马军情：左宗棠的官兵前哨，离此地不足百里，他们正朝这个方向搜索。”

众头领闻此军情，犹如火上浇油，惊得面面相觑，半晌不语，不由得暗暗佩服大首领料敌如神，智高一筹。

此时此刻，张宗禹的内心万分紧张。为了安定军心，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对哨兵挥挥手说道：

“你速速转告巡逻弟兄，严加戒备，不得有半点疏忽。”

哨兵遵命，应声退出。

许多头领急问张宗禹：

“狗官兵又跟踪追来，如何迎敌？”

未容张宗禹开言，程二老坎厉声吼道：

“既然老儿左宗棠赶尽杀绝，咱们索性在山口设下埋伏，跟老狗拼杀一场，倒也痛快；然后咱们撤兵一走，折回直隶直奔燕塞。”一些头领听了程二老坎先打后撤的主张，也觉得可行，便又纷纷议论起来。

正在这时，噔噔噔从帐外一连跑来五拨哨兵，他们纷纷禀报：

“刚才探得左宗棠兵分三路，沿着大川，正朝这里搜索。离这熊耳山不足八十里了。”

众人听了更感事出意外，军情十万火急。

张宗禹忽然心中一动，急问哨兵：

“敌人可曾发现了咱们？”

几个哨兵弟兄互相看了看，摇头答道：

“看光景，八成官兵尚未发现咱们在此屯兵。”

张宗禹听罢，紧张的心情，稍稍松弛一下，说道：

“天无绝人之路，幸好官兵未发现咱们，尚有一线生机。”遂后扭头和身旁的玉面书生孔旺，低声商议了几句，便当机立断，对众人口传军令：

“事不宜迟，今夜拔营起程。西路捻军的金木水火土五个大营分成五路，各自按确定的行军路线，分头绕山行走，悄悄撤离熊耳山，千万莫让左宗棠的官兵发现。沿途上加倍小心，躲过州城府地。少带辎重，多带粮食。”

他嘱咐完毕，留下五个营首领和孔旺，又详议一番行军路线。然后，金木水火四个营头领，带着依依难舍心情向张宗禹告别，奔向各自营盘。

张宗禹目送四个营头领远去，仍自张望。此时此刻他心头别是一番滋味。暗想：此番熊耳山一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与这四个营弟兄在雾灵山重逢？想着想着不禁轻声长叹。

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呼唤。张宗禹回头一看，乃是张五亥、邱德才和孔旺。

张宗禹转身大步迎上，含笑将三人拉至内帐坐定，低声问道：

“咱们马上就要启程了，三位兄弟找我有何事？”

孔旺正色谏道：

“此番行军非比寻常，它关乎到捻军生死存亡。尤其是咱们这土营，乃全军枢纽，五营的轴心，由你亲自掌管。营中还携带着眷属和女营，路上出不得半点闪失。”

张宗禹机敏过人，听到这里，他已揣透孔旺用意，笑着说道：

“兄弟所虑极是，愚兄正为此事担忧，想必此刻你已有了良策。”

张宗禹为何这般问呢？皆因他与孔旺相处多年，推心置腹，情同手足。他深知凡是孔旺提出来的事，也一准有了办法，故而张宗禹才如此问话。俗话说得好，知心朋友就得知心。

孔旺见问，微笑不语，他冲张五亥、邱德才一使眼色，道：

“你们看如何？”又冲张宗禹说道：

“为防万一，确保行军机密，依我看由张五亥、邱德才二位兄弟一路上亲自巡逻，传递军情最为上策，不知兄长意下如何？”

张宗禹听罢，习惯地捋着络腮胡须，沉思片刻，心中着实满意。他深知这二人武艺高强，精细过人，堪当此任。

书中暗表：这张五亥本张宗禹远房弟弟，自幼清苦，因不堪忍受财主虐待，十年前就投靠了捻军。在戎马生涯中，他学会了一套好刀法，又惯使一种暗器——柳叶飞刀，能败中取胜，人送绰号“神刀手”。皆因他机敏过人，胆大心细，深得张宗禹宠信。邱德才也是穷苦出身，早年参加捻军，疆场厮杀不畏生死，人送外号“猛金刚”。这二人均被张宗禹委以头领。若命他们担任巡逻，张宗禹自是一百个放

心，只是觉得行军路途遥远，太辛苦了他们，故而不语。

张五亥、邱德才见大首领沉思不语，便猜透其心意，弟兄双双抱拳请战：

“大首领，此番行军干系重大，我们愿担此任，特来请令。”

张宗禹见此情景很受感动，含笑冲二人说道：

“既然如此，就有劳二位兄弟了。”

二人齐声说道：

“自家弟兄何必客气。”遂转身退下。

待到天交初鼓，土营弟兄尽皆收拾停当。张宗禹检阅一番队伍，便率众将纷纷上马。

月光下，细看众头领果然威风凛凛，气度不凡。这活阎王张宗禹四旬开外年纪，生得身躯高大，虎背熊腰。他面皮微黑，黑中透亮，豹头环眼，鼻直口阔，颏下络腮胡须扎里扎撒；黄布缠头，黄色短靠，腰系黄褡带，外边闪披着一件绛紫色抖篷，胯下黄骠马，腰悬宽背大砍刀。他身后二人，一男一女：男的中等身材，细腰乍背，约有三旬年纪，面白如玉，颏下微有短须，眉似墨染，目如朗星，像个文儒书生；他兰布缠头，蓝色衣靠，腰束蓝褡带，外罩皂青色抖篷，胯下乌骓马，腰悬雁翎刀。那女子生得柳眉杏眼，面似三月桃花，白中透粉，粉中透白，十分俊俏，约有二十五六年纪；她粉帕缠头，墨绿色紧身衣靠，腰束彩花绣带，外披彩边红抖篷，胯下胭脂马，腰悬宝剑，别有一番帼国气概。这二人就是玉面书生孔旺和桃花女贺三姑。他们身后还有许多骑马的头领。

张宗禹见时刻已到，便催动坐骑，传令出发。捻军土营就这样悄悄离开了熊耳山。

简短截说，这支不足六百人的马队，绕过官兵把守的要塞路口，由山路北上过洛河。晓行夜宿，绕开济源向东驱马疾行，绕新乡走滑县，终于冲出山地，来到平川。

张宗禹出了山口立时命队伍停下，吩咐张五亥、邱德才率弟兄将“边马”牵出。二将领命而去，刹时便将一批“边马”牵来。张宗禹一见大悦。

原来，这“边马”乃捻军行军之时，为防意外，将平素驯服出来的精良好马，选出十余匹，由一名哨兵驾驭，在马队前边奔跑。这些空马似通人性，一旦遇上敌情，便掉回头，顺着原路跑回来“报信”。被称为“边马”。

闲话少叙，且说张宗禹见“边马”过去多时，平安无事，遂率捻军沿卫河继续北上，经直隶省邯郸、宝坻、蓟县，便来到了遵化境内的古镇马兰峪。

马兰峪地处咽喉路口，时值子夜，街巷一片寂静。此刻，百姓已然入睡。活阎王张宗禹率队悄悄进了镇内，他在街心拢住马缰绳，手搭凉棚朝北瞭望，借着月光影绰绰见山峦之中似有城堞，他不由扭头询问身旁众将：

“前边的马兰关离此地还有多远？”

孔旺想了想回答：

“听人说，走大道须十多里路程。”

张宗禹点点头，正待开言，忽然从镇外飞也似地跑过来一匹快马，马上面坐着一人。眨眼间那马来到张宗禹跟前。张宗禹定神一看，来者乃是巡逻的神刀手张五亥，不由一

怔。这时，张五亥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冲张宗禹抱拳说道：

“稟报大首领，镇外发现敌情！”

“什么？”张宗禹登时大惊，他身旁众头领听了也都感到意外，各个面露惊讶之色。

张五亥继续道：

“我和邱德才刚在镇外放哨，忽然发现两条黑影，忽左忽右一直跟踪咱们。我二人上前追赶，那黑影立时钻进树林，眨眼就不见了；邱德才尚在林中监视，我特来报信，请大首领定夺。”

张宗禹听罢心头一震，紧皱浓眉，探身低声嘱咐张五亥：

“幸亏你们发现这重要情况，此次咱们从陕西返回中原，一路上历经风险，好不容易才来到此地；不料在镇外竟有人跟踪，倘若是走漏风声，就会前功尽弃啊。事关重大，我命你二人务必察个水落石出，切莫暴露身分。”

张五亥听大首领这番叮嘱，更感到事态严重，说声“遵命”，拱手欲辞。

张宗禹又将张五亥叫住，和他约定了去雾灵山会面的地点。张五亥这才飞身上马，调转马头，双腿紧扣马肚，顺手朝马后一鞭，那马蹬开四蹄，一耸一丈多远，顺原路冲向镇外。

张宗禹见张五亥去远，心里想着可疑的黑影，他不由朝天望了望闪烁的星斗，心头一动，对众将道：

“现在已交子时，离天亮只有三个多时辰了；镇外刚又发现敌情，此地不可久留。命弟兄们少歇片刻，天亮之前务